

御選語錄卷第二十六

幸六

歷代禪師語錄前集

秦跋陀禪師

問生法師講何經論生曰大般若經師曰作麼生說色空義曰衆微聚曰色衆微無自性

幸六

曰空師曰衆微未聚喚作甚麼生罔措師又

問別講何經論曰大涅槃經師曰如何說涅槃之義曰涅槃而不生槃而不滅不生不滅故

曰涅槃師曰這箇是如來涅槃那箇是法師

涅槃曰涅槃之義豈有二耶某甲祇如此未

審禪師如何說涅槃師拈起如意曰還見麼

曰見師曰見箇甚麼曰見禪師手中如意師

將如意擲於地曰見麼曰見師曰見箇甚麼

曰見禪師手中如意墮地師斥曰觀公見解

未出常流何得名喧宇宙拂衣而去其徒懷

疑不已乃追師扣問我師說色空涅槃不契未審禪師如何說色空義師曰不道汝師說得不是汝師祇說得果上色空不會說得因中色空其徒曰如何是因中色空師曰一微空故衆微空衆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無一微

實誌禪師

師問一梵僧承聞尊者喚我作屠兒曾見我殺生麼曰見師曰有見見無見見不有不無見若有見見是凡夫見無見見是聲聞見不有不無見是外道見未審尊者如何見梵僧曰你有此等見耶師垂語曰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又曰京都鄴都浩浩還是菩提大道又曰如我身空諸法空千品萬類悉皆同

迷悟不二頌 迷時以空爲色悟卽以色爲
空迷悟本無差別色空究竟還同愚人喚南
作北智者達無西東欲覓如來妙理常在一
念之中陽燄本非其水渴鹿狂趁怒怒自身
虛假不實將空更欲覓空世人迷倒至甚如
犬吠雷吼吼

章六

二

大乘讚七首 大道常在目前雖在目前難
覩若欲悟道真體莫除聲色煩惱煩惱本來
空寂妄情遞相纏繞一切如影如響不知何
惡何好有心取相爲實定知見性不了若欲
作業求佛佛是生死大兆生死業常隨身黑
闇獄中未曉悟理本來無異覺後誰晚誰早
法界量同太虛衆生智心自小但能不起吾
我涅槃法食常飽一妄身臨鏡照影影與妄
身不殊但欲去影留形不知身本同虛身本

與影不異不得一有一無若欲存一捨一永
與直理相疎更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沉浮
煩惱因心有故無心煩惱何居不勞分別取
相自然得道須臾夢時夢中造作覺時覺境
都無翻思覺時與夢顛倒二見不殊改迷取
覺求利何異販賣商徒動靜兩忘常寂自然
契合真如若言衆生異佛迢迢與佛常疎佛
與衆生不二自然究竟無餘二法性本來常
寂蕩蕩無有邊畔安心取捨之間被他二境
迴換歛容入定坐禪攝境安心覺觀機關木
人修道何時得達彼岸諸法本空無著境似
浮雲會散忽悟本性元空恰似熱病得汗無
智人前莫說打你色身星散三報你衆生直
道非有卽是非無非有非無不二何須對有
論虛有無妄心立號一破一箇不居兩名由

章六

三

爾情作無情卽是真如若欲存情覓佛將網
山上羅魚徒費功夫無益幾許枉用功夫不
解卽心卽佛真似騎驢覓驢一切不憎不愛
這箇煩惱須除除之則須除身除身無佛無
因無佛無因可得自然無法無人四內見外

見總惡佛道魔道俱錯被此二大波旬便見
厭苦求樂生死悟本體空佛魔何處立脚只
由妄情分別前身後身孤薄輪迴六道不停
結業不能除却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
著但無一切希求煩惱自然銷落五世間幾

許癡人將道復欲求道廣尋諸義紛紛自救
已身不了專尋他文亂說自稱至理妙好徒
勞一生虛過永劫沉淪生老濁愛纏心不捨
清淨智心自惱真如法界叢林反作荆棘荒
草但執黃葉爲金不悟棄金求寶所以失念

狂走強力裝持相好口內誦經誦論心裏尋
常枯槁一朝覺本心空具足真如不少六聲
聞心心斷惑能斷之心是賊賊賊遞相除遣
何時了本語默口內誦經千卷體上問經不
識不解佛法圓通徒勞尋行數墨頭陀阿練
苦行希望後身功德希望卽是隔聖大道何
由可得譬如夢裏渡河船師渡過河北忽覺
牀上安眠失却渡船軌則船師及彼渡人兩
箇本不相識衆生迷倒羈絆往來三界疲極
覺悟生死如夢一切求心自息七

明州布袋和尚

師有偈曰我有一布袋虛空無罣礙展開徧
十方入時觀自在吾有三寶堂裏空無色相
不高亦不低無遮亦無障學者體不如求者
難得樣智慧解安排千中無一匠四門四果

生十方盡供養吾有一軀佛世人皆不識不
塑亦不裝不雕亦不刻無一滴灰泥無一點
彩色人畫畫不成賊偷偷不得體相本自然
清淨非拂拭雖然是一軀分身千百億
又偈曰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
人時人自不識

師有歌曰只箇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
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真實騰騰
自在無所爲閒閒究竟出家兒若觀目前真
大道不見纖毫也大奇萬法何殊心何異何
勞更用尋經義心王本自絕多知智者祇明
無學地非聖非凡復若何不強分別聖情孤
無價心珠本圓淨凡名異相妄空呼人能弘
道道分明無量清高稱道情攜錫若登故國
路莫愁諸處不聞聲

中六

五

南嶽慧思禪師

師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
從他覓覓卽不得得亦不真

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現真相獨
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令逼塞
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無比況
口吐明珠光晃晃尋常見說不思議一語標
名言下當

又偈曰天不能蓋地不能載無去無來無障
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內外超羣
出衆太虛玄指物傳心人不曾

清涼澄觀國師

師答皇太子問心要書其詞曰至道本乎一
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
寂然包含德用該攝內外能深能廣非有非

空不生不滅無終無始求之而不得棄之而不離迷現量則惑苦紛然悟真性則空明廓徹雖卽心卽佛惟證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慧日沉沒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蔽於空門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無智無得不取不捨無對無修然迷悟更依真妄相待若求真棄妄猶棄影勞形若體妄卽真猶處陰影滅若無心忘照則萬慮都捐若任運寂知則衆行爰起放曠任其去住靜鑒覺其源流語默不失玄微動靜未離法界言止則雙忘知寂論觀則雙照寂知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是以悟寂無寂真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雙融之中道無住無著莫攝莫收是非兩忘能所雙絕斯絕亦寂則般若

章六

六

現前般若非心外新生智性乃本來具足然本寂不能自現實由般若之功般若之與智性翻覆相成本智之與始修實無兩體雙亡證入則妙覺圓明始末該融則因果交徹心心作佛無一心而非佛心處處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故真妄物我舉一全收心佛衆生渾然齊致是知迷則人隨於法法法萬差而人不同悟則法隨於人人一智而融萬境言窮慮絕何果何因體本寂寥孰同孰異惟忘懷虛朗消息冲融其猶透水月華虛而可見無心鑒象照而常空矣

青原靜居行思禪師

師令遷持書與南嶽讓和尚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箇鉗斧子與汝住山遷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嶽曰子問

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永劫受沉淪
不從諸聖求解脫嶽便休遷便回師問子返
何速書信達否遷曰書亦不通信亦不達去
日蒙和尚許箇鉏斧子祇今便請師垂一足
遷便禮拜尋辭往南嶽

卷六

七

荷澤神會叅師問甚處來曰曹溪師曰曹溪
意旨如何會振身而立師曰猶帶瓦礫在曰
和尚此間莫有真金與人麼師曰設有汝向
甚麼處著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廬陵米作麼價

江西馬祖道一禪師

師一日謂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
心卽是佛心達摩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
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楞伽經以
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夫求法者應無所

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
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違罪性空念念不可得
無自性故故三界惟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
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
汝但隨時言說卽事卽理都無所礙菩提道
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卽名爲色知色空故
生卽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
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聽吾偈曰心地
隨時說菩提亦祇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卽不
生

一日示衆云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爲污染
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污染若欲直會
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
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聖故經云非凡夫行
非聖賢行是菩薩行只如今行住坐卧應機

接物盡是道道卽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若不然者云何言心地法門云何言無盡燈一切法皆是心法一切名皆是心名萬法皆從心生心爲萬法之根本故經云識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名等義等一切諸法

幸六

皆等純一無雜隨時自在建立法界盡是法界若立真如盡是真如若立理一切法盡是理若立事一切法盡是事舉一千從事理無差盡是妙用更無別理皆由心之迴轉譬如月影有若干真月無若干諸源水有若干水性無若干森羅萬象有若干虛空無若干說道理有若干無礙慧無若干種種成立皆由一心也建立亦得掃蕩亦得盡是妙用妙用盡是自家一切法皆是佛法諸法卽是解脫解脫者卽是真如諸法不出於真如在纏名

如來藏出纏號淨法身體無增減能大能小能方能圓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滔滔運用不立根苗不盡有爲不住無爲有爲是無爲之用無爲是有爲之依了達無二名平等性性無有異用則不同在迷爲識在悟爲智順理

爲悟順事爲迷迷則迷自本心悟則悟自本性一悟永悟不復更迷如日出時不合於暗智慧日出不與煩惱暗俱了心境界妄想卽除妄想旣除卽是無生若見此理真正合道隨緣度日坐起相隨戒行增薰積於淨業但能如是何慮不通久立珍重

幸六

九

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問取智藏去僧去問西堂堂云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教來問堂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問取海兄去

僧又去問百丈丈云我到這裏却不會僧却

回舉似師師曰藏頭白海頭黑

龐居士問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師直下

覷士曰一種沒弦琴唯師彈得妙師直上覷

士禮拜師歸方丈士隨後曰適來弄巧成拙

洪州廉使問曰喫酒肉卽是不喫卽是師曰

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

師示疾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日

面佛月面佛

石頭希遷禪師

一日青原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

有人不道嶺南有消息曰若恁麼大藏小藏

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這裏去原然之

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問如何是淨

土師曰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曰誰將生死

與汝

師問新到從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曰見馬

大師否曰見師乃指一椽柴曰馬師何似這

箇僧無對却回舉似馬祖祖曰汝見椽柴大

小曰沒量大祖曰汝甚有力曰何也祖曰汝

從南嶽負一椽柴來豈不是有力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學人不

會師曰我更不會

大顛問道有道無俱是謗請師除師曰一物

亦無除箇甚麼師却問併却咽喉唇吻道將

來顛曰無這箇師曰若恁麼汝卽得入門

道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不得不知曰

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長空不礙白雲飛

問如何是禪師曰碌甕問如何是道師曰木

頭

師因看肇論至會萬物爲已者其唯聖人乎
乃拊几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法身無象誰
云自他圓鑑靈照於其間萬象體立而自現
境智非二孰云去來至哉斯語也遂掩卷不
覺寢夢與六祖同乘一龜游泳深池之內覺
而念曰靈龜者智也深池者性海也吾與祖
師同乘靈智游性海矣遂著叅同契

上堂吾之法門先佛傳授不論禪定精進唯
達佛之知見卽心卽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
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
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
意識三界六道惟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
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

鳥窠道林禪師

有侍者會通一日欲辭去師問曰汝今何往

卷六

十一

對曰會通爲法出家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
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
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師於衣上拈起布毛
吹之通遂領悟玄旨

南陽慧忠國師

肅宗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會麼
帝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又曰如何
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蹋毘盧頂上行帝曰
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

肅宗到師指石獅子云陛下這石獅子奇特
下取一轉語帝曰朕下語不得請師下語師
曰山僧罪過後耽源問皇帝還會麼師曰皇
帝會且置你作麼生會

師問紫璘供奉佛是甚麼義曰覺義師曰佛
曾迷否曰不曾迷師曰用覺作麼

供奉註思益經師曰凡註經須會佛義始得
曰若不會佛意爭解註經師令侍者盛一椀
水中著七粒米椀面安一隻箸問奉是甚麼
義奉無語師曰老僧意尚不會何況佛意

師問禪客從何方來禪客曰南方來師曰南
方知識如何示人曰彼方知識直下示學人
卽心是佛佛是覺義汝今悉具見聞覺知之
性此性善能揚眉瞬目去來運用徧於身中
捏頭頭知捏脚脚知故名正徧知離此之外
更無別佛此身卽有生滅心性無始以來未
曾生滅身生滅者如龍換骨蛇蛻皮人出故
宅卽身是無常其性常也南方所說大約如
此師曰若然者與彼先尼外道無有差別若
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淨名不應云法離見
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

法也僧又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若爲
師曰經云開佛知見尚不言菩薩二乘豈以
衆生癡倒便同佛之知見耶僧又問阿那箇
是佛心師曰牆壁瓦礫是僧曰與經大相違
也涅槃云離牆壁無情之物故名佛性今云
是佛心未審心之與性爲別不別師曰迷卽
別悟卽不別曰經云佛性是常心是無常今
云不別何也師曰汝但依語而不依義譬如
寒月水結爲冰及至暖時冰釋爲水衆生迷
時結性成心衆生悟時釋心成性若執無情
無佛性者經不應言三界唯心宛是汝自違
經吾不違也問無情既有佛性還解說法否
師曰他熾然常說無有間歇曰某甲爲甚麼
不聞師曰汝自不聞曰誰人得聞師曰諸聖
得聞曰衆生應無分耶師曰我爲衆生說不

爲諸聖說曰某甲瞽瞍不聞無情說法師應合聞師曰我亦不聞曰師既不聞爭知無情解說法師曰賴我不聞我若得聞則齊於諸聖汝則不聞我說法曰師但說無情有佛性有情復若爲師曰無情尚爾況有情耶曰若

幸六

十三

然者南方知識云見聞覺知是佛性應不合判同外道師曰不道他無佛性外道豈無佛性耶但緣見錯於一法中而生二見故言非也曰佛身無罣礙今以有爲罣礙之物而作佛身豈不乖於聖旨師曰大品經云不可離有爲而說無爲汝信色是空否曰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色既是空寧有罣礙曰佛性一種爲別師曰不得一種曰何也師曰或有不生滅或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孰爲此解師曰我此問佛性全無生滅汝南方佛性

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如何區別師曰此則身心一如身外無餘所以全不生滅汝南方身是無常神性是常所以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和尚色身豈得便同法身不生滅耶師曰汝那得入於邪道曰學人早晚入邪道師曰汝不見金剛經色見聲求皆行邪道今汝所見不其然乎曰師亦言卽心是佛南方知識亦爾那有異同師不應自是而非他師曰或名異體同或名同體異因茲濫矣只如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名異體同真心妄心佛智世智名同體異緣南方錯將妄心言是真心認賊爲子有取世智稱爲佛智猶如魚目而亂明珠不可雷同事須甄別

常州僧靈覺問曰發心出家本擬求佛未審如何用心卽得師曰無心可用卽得成佛曰

無心可用阿誰成佛師曰無心自成佛成佛亦無心曰無心卽成佛和尚卽今成佛未師曰心尚自無誰言成佛若有佛可成還是有心有心卽有漏何處得無心曰旣無佛可成和尚還得佛用否師曰心尚自無用從何有

曰茫然都無莫落斷見否師曰本來無見阿誰道斷曰本來無見莫落空否師曰無空可落曰有可墮否師曰空旣是無墮從何立曰山中逢見虎狼如何用心師曰見如不見來如不來彼卽無心惡獸不能加害曰寂然無事獨脫無心名爲何物師曰名金剛大士曰金剛大士有何體段師曰本無形段曰旣無形段喚何物作金剛大士師曰喚作無形段金剛大士曰金剛大士有何功德師曰一念與金剛相應能滅殃加沙劫生死重罪得見

章六

十四

殃加沙諸佛其金剛大士功德無量非口所說非意所陳無人能破壞者更不須問任意游行獨脫無畏常有河沙賢聖之所覆護所在之處常得河沙天龍八部之所恭敬河沙善神來護永無障礙何處不得逍遙

僧問古德云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有人不許云是邪說亦有信者云不思議不知若爲師曰此蓋普賢文殊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意合故華嚴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翠竹旣不出於法界豈非法身乎又般若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黃花旣不越於色豈非般若乎深遠之言不省者難爲措意於是禪客作禮而去

章六

十五

僧問若爲得成佛去師曰佛與衆生一時放却當處解脫曰作麼生得相應去師曰善惡不思自見佛性曰若爲得證法身師曰越毘盧之境界曰清淨法身作麼生得師曰不著佛求耳曰阿那箇是佛師曰卽心是佛曰心

有煩惱否師曰煩惱性自離曰豈不斷耶師曰斷煩惱者卽名二乘煩惱不生名大涅槃曰坐禪看靜此復若爲師曰不垢不淨寧用起心而看淨相曰禪師見十方虛空是法身否師曰以想心取之則是顛倒見曰卽心是佛還用修萬行否師曰諸聖尚皆具二嚴豈可撥無因果耶

師將涅槃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帝曰就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帝曰不會師

曰貧道去後弟子應真却知此事乞詔問之後詔應真問前語真良久曰聖上會麼帝曰不會真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

耽源應真禪師

麻谷問十二面觀音豈不是聖師曰是麻谷與師一擲師曰想汝未到此境

圭峯宗密禪師

山南溫造尚書問悟理息妄之人不復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師曰一切衆生無

幸六

十六

不具有覺性靈明空寂與佛何殊但以無始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爲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迴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驅役而身本安閒如水作冰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卽

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托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然多生妄執習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真理雖然頓達此情難以卒除須常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止波浪漸停豈可一生所修便同諸佛力用但可以空寂爲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爲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卽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托若愛惡之念已泯卽不受分段之身自能易短爲長易粗爲妙宗密有八句偈顯示此意於尚書處誦之偈曰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隨情念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情中欲作而察理不應卽須便止情中不欲作而照理相應卽須便作但由是非之理不曰

幸六

十七

愛惡之情卽臨命終時業不能繫隨意自在天上人間也通而言之但朝暮之間所作被情塵所牽卽臨終被業所牽而受生若所作所爲由於覺智不由情塵卽臨終由我自在而受生不由業也當知欲驗臨終受生自在不自在但驗尋常行心於塵境自由不自由

無名老宿

師曰祖師九年面壁爲訪知音若恁麼會喫鐵棒有日在祖師九年面壁何不慚惶若恁麼會更買草鞋行腳三十年

百丈懷海禪師

馬祖一日問師甚麼處來師曰山後來祖曰逢著一人麼曰不逢著祖曰爲甚麼不逢著曰若逢著卽舉似和尚祖曰甚麼處得這消息來曰某甲罪過祖曰卻是老僧罪過

師謂衆曰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

師一日侍馬祖行次見一羣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遂把師鼻扭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

師令僧去章敬處見伊上堂說法你便展開坐具禮拜起將一隻鞋以袖拂却上塵倒頭覆下其僧到章敬一依師旨章敬云老僧罪過

有僧問抱璞投師請師一鑑師曰昨夜南山虎咬大蟲曰不謬真詮爲甚麼不垂方便師曰掩耳偷鈴漢曰不遇中郎鑑還同野舍薪師便打曰蒼天蒼天師曰得與麼多口曰罕遇知音拂袖便行師曰百丈今日輸却一半

卷六

十八

南泉普願禪師

師旣月次僧問幾時得似這箇去師曰王老師二十年前亦恁麼來曰卽今作麼生師便歸方丈

師問黃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檗曰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曰莫是長老見處麼檗曰不敢師曰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阿誰還

師與魯祖歸宗杉山四人離馬祖處各謀住菴於中路相別次師插下拄杖云道得也被這箇礙道不得也被這箇礙宗拽拄杖打師一下云也只是這箇王老師說甚麼礙不礙魯云只此一句語大播天下

陸大夫向師道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

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陸閏測
僧問師歸丈室將何指南師曰昨夜三更失
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

師示衆云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如今師僧
須向異類中行歸宗云雖行畜生行不得畜

生報師云孟八郎漢又與麼去也

幸六

十九

師問僧云夜來好風僧云夜來好風師云吹
折門前一株松僧云吹折門前一株松次問
一僧云夜來好風僧云是甚麼風師云吹折
門前一株松僧云是甚麼松師云一得一失

師云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
大爲智云三世諸佛既不知有狸奴白牯又
何曾夢見灼然須知向上有知有底人始得
師問維那今日普請作甚麼對曰拽磨師曰
磨從你拽不得動著磨中心樹子那無語

師在方丈與杉山向火次師曰不用指東指
西直下本分事道來杉山插火箸叉手師曰
雖然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

鹽官海昌齊安國師

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與老僧過淨
瓶來僧將淨瓶至師曰却安舊處著僧送至
本處復來詰問師曰古佛過去久矣

歸宗智常禪師

師嘗與南泉同行後忽一日相別煎茶次南
泉問曰從來與師兄商量語句彼此已知此
後或有人問畢竟事作麼生師曰這一片地
大好卓菴南泉曰卓菴且置畢竟事作麼生
師乃打翻茶鉢便起南泉曰師兄喫茶了普
願未喫茶師曰作這箇語話滴水也難銷

幽州寶積禪師

上堂夫心月孤懸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

上堂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導師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

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絕

無生大智非明真空無跡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爲增語禪德直須自看無人替代

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璿璣不動寂爾無言覲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

石鞏慧藏禪師

師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虛空麼西堂曰捉得師曰作麼生捉西堂以手撮虛空師曰汝不

解捉西堂却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西堂鼻孔拽西堂作忍痛聲曰太煞拽人鼻孔直欲脫去師曰直須恁麼捉虛空始得

鵝湖大義禪師

唐憲宗詔入麟德殿論義有法師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師曰法師祇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曰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祇這一點尚不奈何師却問諸碩德曰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爲道有對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乎有對無分別者是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乎有對四禪八定是師曰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耶衆皆杜口

伊闕伏牛自在禪師

上堂曰卽心卽佛是無病求藥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句僧問如何是脫灑底句師曰伏牛山下古今傳

興善惟寬禪師

僧問狗子還有佛性否師曰有曰和尚還有否師曰我無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和尚因何獨無師曰我非一切衆生曰旣非衆生莫是佛否師曰不是佛曰究竟是何物師曰亦不是物曰可見可思否師曰思之不及議之不得故曰不可思議問道在何處師曰祇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師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卽不見和尚還見否師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無汝還見否師曰無汝無我阿誰求見

楊岐甄叔禪師

示衆曰羣靈一源假名爲佛體竭形消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涌心靈絕兆萬像齊照體斯理者不言而徧歷河沙不用而功益玄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妄自囚執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

師常持錫杖夜出林麓間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夾山問遠聞和尚念觀音是否師曰然山曰騎却頭時如何師曰出頭卽從汝

幸六

三二

騎不出頭騎甚麼山無對

僧叅方展坐具師曰緩緩曰和尚見甚麼師曰可惜許磕破鐘樓其僧從此悟入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曰還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箇祇是不可見客裴曰在甚麼處師乃

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菴後而出裴觀之驚
悸師語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問
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
曰不會師曰山僧常念觀世音

襄州龐蘊居士

至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乃指空
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
在甚處士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士曰
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你在全曰居士
作麼生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瘡

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
亦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易復易卽此五
蘊有真智十方世界一乘同無相法身豈有
二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

藥山惟儼禪師

幸六

三

師叅禮馬祖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你見
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某甲在石頭處如蚊
子上鐵牛祖曰汝旣如是善自護持
侍奉三年一日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
曰皮膚脫落盡惟有一真實祖曰子之所得
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旣然如是將三條
篋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師曰某甲又是何
人敢言住山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
有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宜
作舟航無久住此師乃辭祖返石頭

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麼
師曰一物不爲頭曰恁麼卽閒坐也曰若閒
坐卽爲也頭曰汝道不爲不爲箇甚麼曰千
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
運相將祇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

豈可明

石頭垂語曰言語動用沒交涉師曰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頭曰我這裏針劄不入師曰我這裏如石上栽花頭然之

坐次道吾雲巖侍立師指按山上枯榮二樹問道吾曰枯者是榮者是吾曰榮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雲巖枯者是榮者是巖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澹去高沙彌忽至師曰枯者是榮者是彌曰枯者從他枯榮者從他榮師顧道吾雲巖曰是不是

僧問平田淺草塵鹿成羣如何射得麀中主師曰看箭僧放身便倒師曰侍者拖出這死漢僧便走師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

看經次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爲甚麼

美

二十四

却自看師曰我祇圖遮眼曰某甲學和尚還得也無師曰你若看牛皮也須穿

師坐次僧問兀兀地思量甚麼師曰思量箇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

朗州刺史李翱問師何姓師曰正是時李不委却問院主某甲適來問和尚姓和尚曰正是時未審姓甚麼主曰恁麼則姓韓也師聞乃曰得恁麼不識好惡若是夏時對他便是姓熱 李初嚮師立化屢請不赴乃躬謁師師執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李性褊急乃曰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去師曰太守何得貴耳賤目李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師以手指上下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瓶李欣然作禮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

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
天水在瓶李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貧道
這裏無此閒家具李罔測立旨師曰太守欲
保任此事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門
閣中物捨不得便爲滲漏

潭州長髭曠禪師

卷六

三

師曹溪禮祖塔回叅石頭頭問甚麼處來曰
嶺南來頭曰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
師曰成就久矣祇欠點眼在頭曰莫要點眼
麼師曰便請頭乃垂下一足師禮拜頭曰汝
見箇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據某甲所見如
紅爐上一點雪

天王道悟禪師

師謁馬祖祖曰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
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滿師於言下

大悟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師蒙旨已
便返荆門去郭不遠結草爲廬節使來訪師
不爲加禮使怒擒師擲江中及歸見徧衙火
發且聞空中天王神嗔責聲遂哀悔設拜烟
焰頓息宛然如初乃躬往江邊迎師見師在
水都不濕衣益自敬重於府西造天王寺供
師

龍潭信問從上相承底事如何師曰不是明
汝來處不得潭曰這箇眼目幾人具得師曰
淺草易爲長蘆

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閻
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使
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
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
御選語錄卷第二十六

音釋

鉋徒弔切
忤奇寄切
黠乙減切
拓各他